

我和蓝天野老师相识很早,二十多岁的我在工厂做工人,和几位来到基层的专业艺术家,写了一个描述工人的剧本《淬火之歌》。人艺“建院四巨头”之一赵起扬,当时在北京市文化局统管业余文学创作,他不知从哪儿看到了,马上通知北京人艺,人艺把蓝天野派来给我们做导演,宋垠做舞美,谢延宁和胡宗温是表演指导。这么多顶级专业人士到来,一开始把我们吓着了!后来发现,几位老师都很温和,只有导演蓝天野很严肃,他的话很少,也不笑。

为了贪图新鲜,我混在戏里演一个扎着小辫子,跑来跑去,说东问西的小丫头。其实,我哪会演戏呀?蓝天野坐在导演席上,我不敢看他,他也从来不说我,不知是给我留面子,还是根本不入法眼。当时北京人艺想要我到剧院做编剧,正值1978年恢复高考,我想上大学,人艺没有拦我。四年后毕业,他们直接从中戏把我接了去。虽然同在一个剧院,但很少能见到蓝天野,每次见他,他还是很严肃的样子,我也依旧不敢和他说话。

和蓝天野老师密切交往是十年前。北京人艺院庆六十周年,我应张和平院长之邀,写了剧本《甲子园》。故事来自生活。我有一批“老朋友”,他们是我的“忘年交”,是一群《天下第一楼》相识的一批文学艺术界精英。他们比我年长许多,平日来往不多,但一直关注我,无论什么场合见到,都对我一如既往,君子之交淡如水,却是我心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就像落日余晖般华美,却又隐而不露。《甲子园》就主要写了几个这样的“老朋友”。

蓝天野六十岁主动离休,离开人艺,从此画画写字,很少来剧院。《甲子园》中我写了五位老人,原来想,能有几位七十岁上下的出演,就很满足了。没想到到来的是90岁的朱琳,85岁的蓝天野,88岁的郑榕,82岁的朱旭,还有吕中、徐秀林。再次见到蓝天野,他已经85岁,样子没怎么变,依然高大儒雅,却从严肃少话变成了善谈可亲的长者。六十年院庆有十件大事,最要紧的是要有一部新戏,眼看迫在眉睫,依然没有定论,主抓院庆剧本的蓝天野很着急。听说剧本有了,他可高兴啦,说还以为剧本

天上多了一颗星星

何冀平

大纲呢,想不到连初稿已经有了。剧中第一男主角黄仿吾,是我集中了黄宗江、吴祖光、苏民等“老”朋友的形象塑造的人物,知识分子,世家出身,达观坦诚,风流倜傥,虽饱受磨难,仍不失希望。蓝天野非常喜欢这个人物,他说,就像他自己,他以斯坦尼的“从自我出发”,加之人艺的“深刻的体验”,是从心到身的体验,从人物造型到化妆服饰,都是自己设计。他已经三十多年不上舞台,要记住大量台词、调度,还要有深沉热烈的情感抒发,我们都很担心,又不敢说出来。蓝天野一上场就把全场镇住了,那风度气派,洒脱自然,举手投足周身是戏,一张口,浑厚的声音直达最后一排,感动了台上台下所有人,加上那几位人艺第一代,天天碰头好,每天不下台。剧本出自真情,但难免仓促,他一直和导演,和我盯在排练现场,夜以继日。这么多年,我终于和蓝天野说话了,有了说不完的话。

《甲子园》公演惊动了黄永玉——看着我长大的黄叔叔。一个下雨天,黄叔叔带着女儿黑妮和我小时候的伙伴,冒雨来看戏,见面就叫我的小名,说,你不请我看戏,天野请了,愧得我无地自容。后来有了黄叔叔家的大聚会,天野老师、郑榕、朱旭、吕中,还有卢燕、曼玲姨、小唐夫妇。黄老很高兴,当场写了“人说八不留饭,偏要吃给你们看”,凡在场的,都签了字,现在就挂在永玉叔叔的厅堂里。

蓝天野住在北京天通苑,三年多前,我去找吕中老师,出门时正好看见蓝天野,吕中老师说,小何给你的巧克力留在我这儿了。见面很高兴,但我又有点不敢见他,他希望我把曹雪芹写成话剧,说了几次,还送了不少书。蓝天野相托,我是认真的,书都看了,《红楼梦》也看了又看,越看越不敢写,只有坦言相告。夕阳下,蓝天野身量挺拔,高高瘦瘦,风采依然,一头银发闪着光。看得出他很想留我,但只是笑着拥抱我,让我常回来,李东在一旁拍了下来。想不到这竟是别离,再也见不到的别离。

有些人把物质看得很淡,重的是情义和品格,是可以为他人牺牲一切的君子,纯真、真挚、真性情,有一颗透明的心,那么清亮,永远年轻发光。蓝天野就是这样的人。天上多了一颗星星,我抬起头就能看到。

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,等待着第二天的黎明。

夏天,是热闹的,蝉鸣不歇,蛙鼓荷塘,太阳不吝惜热力,明月当空高照,人们在耕耘。

这就是夏天,我爱的夏天。

当空气越来越热的时候,夏天就来到身边,又是一番新的体验。

夏日是浓烈的,是那种不需要掩饰的坦坦荡荡,似乎是把热情倾注在一刻之间,不求回报,只是付出。它不是春的那种含蓄半敛,未带那种海棠未雨、花半开的情情,夏日所托许的是一片赤忱,如果爱必然深爱,如果所托非人,那么你既无心我便休,痛痛快快地做个了断。

夏天,赤日当空,俄顷便黑云翻墨,白雨跳珠,等这股郁闷发泄过去,又是碧空如洗,夏雨就是如此淋漓尽致。这个时候,家中的小朋友是最开心的,她会在下雨的时候,从家中的窗口伸出手去接雨滴。一捧雨水,带来夏天的清凉。等到雨过天晴,她还会穿着凉鞋到外面去玩,当在小区看到有积水,会开心地跑过去,踩着水,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夏天的热烈 王丽娜

嘴上念着:“踩水塘,踩水塘。”小朋友就是这样,一点小小的事情就能在心中保持许久的阳光灿烂。

夏天是性情中人,除了太阳的明亮,夏雨的爽快,还有着风的怡人。在经受了热的考验之后,一股凉风,成为了莫大的享受。如果在山间,绿树浓荫,就是天然的气温调节器。湖中种有清荷,亭亭玉立,站在水边,夏风可能还会带着荷的清香,“荷风送香气,竹露滴清响。”可以说是纳凉消暑的高级境界了。

仲夏苦夜短,在没有空调的时候,石库门居民在晚饭后,拿出家里的板凳、竹椅,摇着蒲扇,找个好位置,吹吹弄堂的穿堂风,聊着山海经,那是晚上的保留节目。有的时候,居民们还会将西瓜切开进行分享,西瓜是白天浸在水桶里的,已经洗去了燥热,吃在嘴里甜甜的,依然留有土地的味道。吃着西瓜,听着广播的评书,说着过去的故事,这种热闹会持续到半夜才会散去,这时候弄堂

成都市西门外的浣花溪畔,风景优美且十分幽静,闻名遐迩的杜甫草堂便坐落于此。

进入草堂正门,跨过石桥,眼前便是绿荫掩映下的大麻。所谓大麻,即为古代官吏办公之地,也就是今天的所谓办公室。办公室中间端坐的杜甫青铜像,清瘦而孤傲,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远方。

再往前,便是草堂建筑群的主厅“诗史堂”。由于杜甫的诗生动反映出“安史之乱”前后的社会现实,也折射出唐朝由盛及衰的历史,故言“诗史”,“诗史堂”亦由此得名。诗史堂正中放置的是雕塑家刘开渠所塑杜甫陶像。这尊雕像中的杜甫,与大麻中的杜甫塑像比较,眼光同样深邃,只是此时的杜甫面颊饱满了许多,这大概是刘开渠先生不忍杜甫永远清苦的缘故吧?有意思的是,可能是有的游客太喜欢杜甫了,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,便伸手摸一摸杜甫长长的胡须,久而久之,竟使得胡须泛着金黄色的光泽,与周身暗淡的色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对于一般游客,抚摸杜甫的胡须是一种表达敬意的方式,而对于居庙堂之高者,驻足留下佳句自然也是一种表达敬意的方式。厅堂中挂着三副对联,其中朱德的对联干脆利落:“草堂留后世,诗圣著千秋。”陈毅的对联则

取杜甫诗中的文字加以发挥:“新松恨不高千尺,恶竹应须斩万竿。”郭沫若的则言辞掷地有声:“世上疮痍诗中圣哲,民间疾苦笔底波澜。”朱德、陈毅、郭沫若皆为四川人士,对家乡土地上曾经的“诗圣”,自然更多了一番感慨。

绕过颇为讲究的回廊,便是两个陈列室。两个陈列室分别介绍了杜甫的生平、交游及诗作,以及其在成都草堂生活和创作的经历。尽管工作人员颇费心思地加以布置并力图表现杜甫的精神世界,但终究那只是后人根据杜甫的诗作及一些文字记载的罗列和想象,因而在历史时空中,终究显得过于局限。

位于诗史堂后面的是柴门。杜甫生活清贫,故而营建草堂的院门也简朴而低矮。所谓“野老篱边江岸回,柴门不正逐江开”是也。今天悬挂在柴门上的“柴门”二字,由潘天寿所书。当年杜甫大概不会想到,就是这简朴低矮的柴门,一千多年后会有一位书画大家光顾并敬书。这大概也是古今文人穿越时空的一次对话吧?

穿过柴门便是工部祠,这是草堂主体建筑的最后一重。当年杜甫入蜀曾做过严武幕僚,被举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,故后

世尊称其为杜工部。中国人讲究“名”,甚至有些人死后还会被迫以谥号,其实对于杜甫,这完全是多此一举,因为杜甫就是杜甫,他在历史上的存在感,与其做过什么官并没有多大关系。

最后看到的,便是杜甫茅屋。这是一座穿斗式结构的川西民居建筑,黄

泥涂壁,茅草覆顶,据说与当年农舍无异。茅屋前面左侧是一片小竹林,穿过小竹林是一棵盛开的桃树;茅屋右侧放置着一个石桌,周边摆着四个小石凳,一切都是那么平常。

正是春和景明之时,低矮的茅屋静静地兀立在地面,青翠欲滴的柳树与暗香浮动的桃花交相辉映,青青小草悄无声息地从土中探出脑袋。

此刻,既无八月怒号的秋风,亦无连绵不断的秋雨,所以,很难想象当年怒风是如何卷走“三重茅”,并“渡江洒江郊”,或“高者挂长林梢”;更无法想象,在那个“床头屋漏无干处”的漫漫长夜,诗人经受了怎样的煎熬?不过,最难想象的,还是在经历了这样的煎熬后,诗人竟会置自己和家人于不顾,畅想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,并心甘情愿地“吾庐

独破受冻死亦足”!

杜甫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、风雨飘摇的时代。可贵的是,杜甫并没有沉溺在自我感伤中,他留给世人的许多佳作,远远超越了历史上一一些文人风花雪月式的无病呻吟,或是怀才不遇后的自我怜悯。他的诗作,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情怀。也许正因为如此,杜甫的茅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住所,而是历代文人心灵的圣地。从五代时的诗人韦庄第一次重建茅屋,到后来的宋、元、明、清,草堂毁了建,建了毁,草堂与其说是一座建筑,倒不如说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图腾。

这座茅屋,寄托着无数文人雅士、仁人志士的使命与归宿,也记载着其思想成熟的脉络。人的成熟,是在挫折与磨难中完成的,而政治上的失意和现实的灾祸,往往是最后的推手。

我曾想,假如杜甫生于安乐,每天花天酒地,会不会是另外一副模样?其实,这种猜想是毫无意义的,因为历史没有假如,同时,杜甫就是杜甫,他虽胸怀大志,但仕途多有失意。当年做肃宗的左拾遗,杜甫每每自以为很认真、实则很天真地给皇帝提意见,终因生性耿介,不善于察言观色触怒龙颜。也正是这种失意与无奈,成就了一位把个人情感与百姓的疾苦、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诗人。在历史的长河里,总有一些人,不断自我净化、自我升华,把“大写的人”写向那万里长空,杜甫便身居其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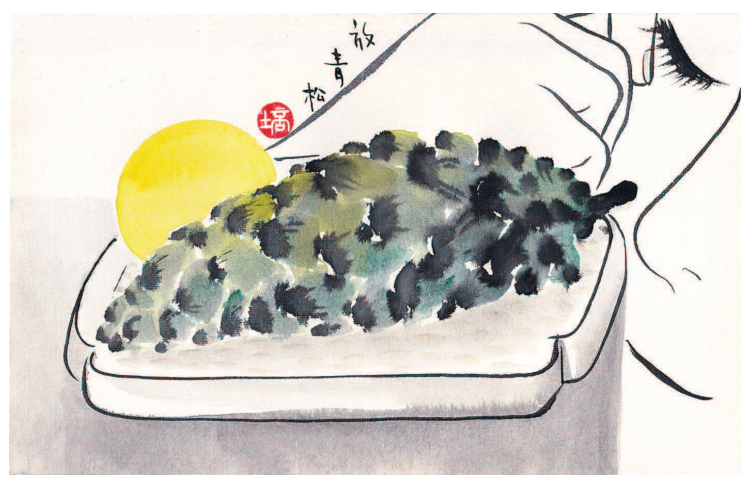
从茅屋返回,我又特地再次走进大麻,抄下了清代学者顾夔初的长联:“异代不同时,问如此江山龙虎卧必许客;先生亦流寓,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。”抬头凝视杜甫塑像,其目光依然深邃。

这时,我意识到那些自由和美好恰恰属于现在的我们。我大声说,走,喝啤酒去。

那年,我参加高考 责编:吴南瑶

风雨摧不垮的“杜甫茅屋”

苏虹



半个月亮爬上来 (插画) PP殿下

我反而有点紧张。我放下耳机,拿着文件夹提早来到了考场。

考完语文。出了考场,同学们见面都笑着聊天。考完数学,同学们都不说话了。这一场的难度,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走出考场,张同学和沈同学走了过来。沈同学说,题目难,大家都难的。他在安慰我们,也在

行走,用起飞的姿态

徐畅

安慰自己。我点了点头。但是张同学一声不吭。我们沉默地走着,来到操场上。张同学忽然仰起头,他大喊了一声,将手里的文件夹扔得老高。紧跟着,他沿着操场奔跑了起来。等我们追上他时,他低着头,两只手捂住了脑袋。

第二天上午考英语,下午休息。那年我们正在高考改革:三门主课再加另外两门选科。主课按分数计算,两门选科按ABC等级来划分。因为只再用考两门,所以下午半天时间休息。沈同学和我坐在一起,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他说,我们去玩吧?我说,好。我们找到张同学,张同学正皱着眉。听说我们要去游戏机室玩,他瞪大了眼睛。

我跟沈同学来到校外的游戏机室。老板边笑边给我们兑换游戏币。看了一圈,没有想玩的。看到《三国志》,我笑着说,昨天还考过三国的知识点呢。沈同学说,那就玩这个。我们投币进去,我选了关羽,他选了张飞。过了两天,他突然说,那道题,是选C是吧?我说,不是吧?我选的B。我们停下来,面面相觑。沈同学摇了摇头说,算了,不提这事了。我笑了笑,也不说话了。但是后面我们按按钮时,都没有之前那样洒脱了。

考完剩余的三门,我大脑一片空白。这时要是有人问我勾股定理,我肯定答不上来。张同学和沈同学跟我,来到我的出租屋。天台上,房东正在给鸽子忙活。鸽子们落在我们周围。有的在房檐,有的飞在半空中。张同学终于说话了。他说,要是鸽子们的腿上都绑上长长的彩带,飞到空中,肯定很好看。我笑了笑,想象着那个自由而美好的画面。

这时,我意识到那些自由和美好恰恰属于现在的我们。我大声说,走,喝啤酒去。

那年,我参加高考 责编:吴南瑶

十日谈

梦醒时分,我还是很怀念那热血沸腾的青春岁月。明日请看本栏。